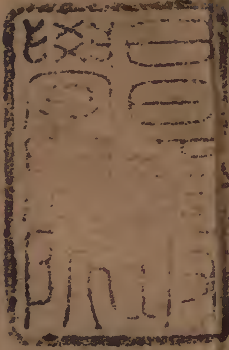


談徑苑
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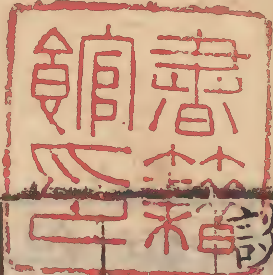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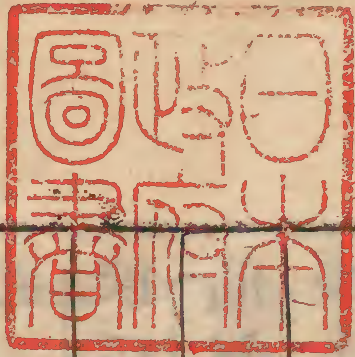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四	五	二
二	〇	架	函
二	〇	架	函

內閣文庫			
二	七	〇	架
二	七	〇	架
二	七	〇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52	
冊數	20	(4)
函號	277		70





談經苑卷之七

淺草文庫

應城張之厚銘鄉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鄱陽江和

下雉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連

廣陵陳爰諏全校

論語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

卷之二

卷之二

一

王弼周易略例云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
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 郭象注并
子曰唯止能止衆止者動而為之則不能居衆物之上
也 通義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
使民歸不必泥以字無為不是塊然全無作為只是德
脩於已而人自感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感化不在政
事上只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
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
如衆星之拱北辰也衆星共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
於共之也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

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尔 禪喜集思無邪銘東坡居
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
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
唯有思而無所思乎 歲寒堂詩話云世儒解釋此章
終不了了余嘗觀古今詩人然後知斯言良有以也詩
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
而已自建安七十六朝隋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
杜子美陶淵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如徐庾李義山

治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
可言集考云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為一說前輩謂之未
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
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註謂凡詩之言
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
此固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
至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
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
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考東
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

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有磨心
也二十八宿為經星隨天左旋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
星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邵子曰天
無星之處皆辰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以壯辰取喻惟
是將自家一身與天下做樣子便自歸去做不假告詔
不假叮囑也 弇州劄記云壯極天之樞乎動處至神
而聽於靜靜處至微而能制動亦淵矣夫人日膠膠乎
擾擾乎反而求之而極安在哉 了凡論語注云宇宙
雖廣民物雖衆總之一心所攝此心如天之壯極豈有
動移以心宰物是以德為政也我無為而天下之有為

者豈在我精神聯屬中故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此皇王之至理也 解醒編云天之所在極君之
所在心天有天極而星自歸君有心極而民自化總是
為政以德之譬不必添出無為字

詩三百

筆解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為當非也李曰詩三百篇
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子夏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故詩
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無邪一言詩之斷也
慮門人學詩徒誦三百之多而不知一言之斷故云然
爾 文心雕龍者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

陽明曰詩非孔
門之舊本矣孔
子云放鄭聲鄭
聲淫又曰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
鄭衛之音亡國
之音也此是孔
門家法孔子所
定三百篇皆所
謂雅樂皆可奏
之郊廟奏之鄉
黨皆所以宣暢
和平涵泳德性
移風易俗安得
有此是長淫導
好矣此必秦火
之後世儒附會
以足三百篇之
數蓋淫佚之詞
世俗多所喜傳

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辯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
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 士翼
云人之行善與惡而已詩之詠美與刺而已古人於詩
朝夕諷誦之若琴瑟之御然讀其美者慕之善心生讀
其刺者畏之惡者懲故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
謂讀者以無邪之心求之則去序之失也 了凡論語
疏云詩三百十一篇不獨正者無邪即變風變雅亦發
乎情止乎禮義皆無邪之訓也朱子以衛風等為淫詩
故有言惡之說夫言惡而足以懲創則以刺邪而非真
邪矣思不獨是念頭起處即靈光未露時成是思境故

如今問卷皆然
惡者可以懲創
人之逸志是求
其說而不得徒
而為之辭

統屬性情程子謂思無邪為誠朱子謂行無邪者非誠
思無邪者為誠亦說得好此思境所以憧憧往來不能
帖然者邪累之也只要澄然不昧攀翳俱無若纖毫未
盡即是邪魔眷屬非邪之外別有正路可為棲托也
講錄思字最好玩味學者所當致力之地全在於思思
在心裏此處無了邪凡事自皆無邪若就事上去著力
便無及了

道之以政

孔叢子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
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馬動於彼御之良也無
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或曰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
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
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 史記
酷吏傳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
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
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 前漢書禮
樂志云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
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杜林曰夫人情

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 蓋鐵
論曰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
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
德禮廢而政刑任也 大學衍義曰政刑所以禁民之
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愧耻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
愧耻而且至於善 了凡疏云申韓學術專重政刑劈
頭就與吾儒不同不知為治須要養百姓耻心若廉耻
一失則風俗大壞而不可為矣道之以德無一毫虛假
提出肺肝與百姓相處禮即先王治天下之道今載在
周禮者皆是一則免而無耻一則耻而且格王伯真偽
之辨懸絕如此 疑問云治道繫在民心其隆與污全
在有耻無耻之間此一點耻心是民之良心政刑感動
他不得要激發他除非德禮之齊道何者凡民之耻生
於善惡之相形為上者不以德禮立箇樣子全以政去
驅率他刑去督責他彼直畏政畏刑革面苟免而已如
何能生耻心唯是脩德秉禮於其上而所以道之齊之
者無非是物則彼所觀刑者甚於政與刑自然耻為不
善而至於善此用一毫虛假不得用一毫勉強不得是
故轉移民心必慎其所以感之者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白虎通曰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 正蒙曰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仲尼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皆自覺其進也 五刻窮抄云問聖學因年而進如此亦有優劣乎曰此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何優劣之有 十五以後謂之弱齡至三十而始壯矣 聖學無他只是完成生人之事而已十五時年齡日茂意氣方新此志用事時也三十始強可與立矣四十始定可與不惑矣五十始求其歸根復命之候乎六十年收其聰七十神返其形

此人生一世天行自有之次第聖人亦與天行俱耳了凡論語疏云志學之學即時習之學聖人只渾言學便是大成之學何曾分別大小大學之道朱註只因十五而入大學一句遂將學解作大學而講者直以明新當之便著色相矣立即此志卓立一切不能搖奪若云無所事志則非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而謂三十時便無志可乎不惑知天命亦無當然所以然之別衆體皆以形用而惟耳則以聲交最微妙而圓通者耳順則一切聲塵不相違礙也若說聲入心通豈聖人未六十時聲入尚有未通乎衆人溺於欲賢人遣欲今從欲

而不踰矩度則人欲即天理矣聖學渾然大成不落階級知幻即貞不作漸次然圓融不礙漸次不礙圓融譬猶虛空中本無里數然空中鳥迹一舉翼而遠近分焉為學之道執漸者未大執頓者亦未圓頓不離漸故無階級內仍設梯航漸不離頓故有進脩中仍無漸次今日進德之序聖人未必然又曰聖人固無積累之漸因其近似以自名皆非也 荅問集云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此志愈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學與學原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

玄問辨錄云不惑之謂何曰見理定世變弗能移析義精疑似弗能眩知天命之謂何曰窮理盡性以至命樂天知命而不憂知天命也曰伊川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於命待從心不踰矩時方是至命然乎曰先生平日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云才窮理便盡性至命三事一時竝了更無次第何其疾也今乃於知命之後垂二十年始為至命又何遲也伊川見夫子知命之後猶有耳順從心之說故留至命以訓從心然不知耳順從心乃言其愈久而愈熟非知命之上別有增加也要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儘有次第功夫曰一時竝了既不宣

如此之疾而孔子知天命即是至命曰當在二十年後亦不宜如此之遲學者深思而默會之當必有悟也耳順謂無逆耳之言也人之道德未純則於言之當理者固樂聽矣而其不當理者即有拂然不納之意故曰有言逆於汝心聖人至是道德純粹仁義充滿其心至虛至平有言遂於志有言逆於心皆得入之其是非自在而心不為動初不覺其逆耳也是為耳順如鑑之至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各甚分明而吾之本體自如無拒却亦無容留也曰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然否曰豈以未六十時聲入尚有未通必待思而後得乎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謂何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權之熟也筆解韓曰天命深微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知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微明道外書正敘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達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水西谷啓或問耳順與從心曰此皆虛中感應若人言入耳有逆於心是意見先橫也若事務未至先橫意見是從見不從心也縱皆中理亦非入微之

功

新安荅問一友問耳順澹園曰吾人只為分別心重聞人之言便有順逆先師到六十時是非分別之心消融已盡其於聽言如月之臨池風之過樹順尚無有何况於逆此聖人化境未易以思議測也

口義云耳順從心俱知命中事無漸次亦無淺深耳順者事都是理不知有事也從心者耳目口鼻都是心不見心也無事則無物無心則無我渾是一箇理不惑以下著得力知命以上著不得力 明儒經翼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

疑思錄夫子之從心是從志學中千庶皆鍊而來所以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若放開學字而曰從心所欲是縱心非從心也縱心所知豈有不為耳目口鼻引去之理豈有不踰矩從心縱心此吾儒異端之辨

韓止脩云此必是孔子七十時之語倘至八十又自有一段光景出來世人開口便以從心所欲不踰矩為駐蹕恐未盡

耳順何也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順與逆相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揀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致順逆兩忘 讀書錄云耳順非特聞人言語為聲入心通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於耳者無不悟其妙也張子喜聞驢鳴之意亦如此

海涵萬象解莊子遊方之外云方矩也出於矩之外所

謂離方道圓也

孟懿子問孝

祭法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論衡曰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無違志乎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 魏志註沐竝戒子曰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為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瓊璫甚於暴骨桓魋石擲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 凡論語疏云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為孟孫氏次公子友為季孫氏是為三家當時如朝服之縞白繡黼丹朱中衣生事之違禮也三家刻棺槨喪而設揆塋之違禮也舞八佾歌雍祭之違禮也故夫子之言及之

孟武伯問孝

論衡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 中文問辯錄云孝之道大矣然取數也多惟疾之憂乃孝子之心

最真切處學者最宜體會如曾子臨終猶啓手足樂正
子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此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
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遺體行殆貽父母憂
也是故蒞官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
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不敢虧行辱親貽父母憂也
即此一念真切之心便是純然天理克之何所不至凡
所云為莫非愛身莫非體父母之心莫非所以為孝
疑問云武伯問子之所以事父母者夫子却語以父母
之心乃知父母之心無一念不在子子之心必體得父
母之心不貽其無窮之憂此方是箇孝子 自警編元

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
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
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
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
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

子游問孝

奈法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
可能也安為難 東廣微補亡詩云嗷嗷林鳥受哺於
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 了凡論語疏云六珍下珍三
品曰鷄豕犬是以犬為重上珍三品曰羊牛馬是以馬

專指見於面者凡一身之舉動皆是察父母之志而樂承之手舞足蹈皆是孝也此在人最難盡若愉色婉容亦孝之常何難之有淮海近語呂涇野曰答孝四章一是循理一是守身一是敬親一是愛親
五刻窮抄云服穿衣也穿衣者著衣於身上今以父兄之事著在自家身上如服其勞也

吾與回言終日

楊子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吳秘曰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

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 大慧語錄云學人以見月亡指得魚亡筌為第一義則不為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 淮海近語曰顏子之所謂愚正夫子之所謂默默是作聖本體 忠告云顏子聞教惟自反觀於獨知之地不違者意無疑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有如愚之容惟其用功不惰如此不待憤悱而自警發矣知其不愚者以此省私之義若如舊訓是聖人非同察則德度矣 荅問集云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不違對看即如一貫章夫子出後

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原旨要看得發字意出所謂發者如草木生意充滿勃鬱於中而暢茂條達於外謂之非造化之力則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五刻窮妙云發如萬物發榮之發乃人心生機彼其靜專沉寂生機之停毓者厚矣發生之本安所虧欠而不足想其不違如愚時沉寂深潛萬念坐忘無所以滯越其明睿而明睿獨完無所以障蔽其靈瑩而靈瑩自徹不愚正在如愚矣若使熒耀而樸散伎倆則直斷不虛即不靈何足發之有終日守不聞竟日與言寧無幾微牴牾而默默領受不出一語相逆此際如水雞然去愚人其能幾何初問云此章語意不是初疑他如愚後來信其不愚直是一起頭就謂不愚深喜之也與回言者必非粗迹終日必非一端今也相與言時輒心領悟退後時都身體力行自始至終莫非妙悟皆是天聰明所發其聞教也真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神註中及退省其私及字拘泥若加一及字便是夫子真疑愚了天下道理半為高明的人壞了顏子不愚亦只是順天機自然若畧加些意見便失了本體夫子安能許之參以魯正得此意也特是資稟不同然純粹

言終究
卷之七
處則一 了凡論語疏云省其私不是孔子去窺伺他
只是以心相照孔叢子曰自營為私故以私為獨顏子
從慎獨用功故私雖易忽之地而其行亦足以發亦字
對私字言

視其所以

前漢書顏師古註云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
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 抱朴子曰
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使滅否區分抑揚成允 孫奕示兒編云所以
者其意也楊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所以言者則
其意所指也謂聖門之於人也初詳視其意指中泛
其蹤迹終深省其定向則自始及終無不見之何所匪
其情哉 薛文清公要語云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
反觀已之為善為惡所由所安之實 了凡論語疏云
以字從來無訓為者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是以乃
用力處凡人行事君子有君子作用小人有小入作用
於此視之而人品可定矣若泛視形迹正邪何從而定
哉所由亦不當在善一邊看如周公誅管蔡其事若不
善而其意所由來則善須兼看始不偏又註以所由為
意所安為心分心意為兩概非是又以安為久而不變

亦非所安乃其所便安處脩飾之所不及防檢之所不到也於此驗人則骨髓精神一一勘破人誰得而匿之
疑問三句相通說下重在察其所安句此安字是其人所安頓處凡人能脩飾於行事感激於意氣而所安頓處或好或歹終身未嘗變我從事迹上直討究至於此此是真鑑別真考察如見其肺肝者誰能遁情再說人焉庾哉見必不為人所掩覆也 大全朱子曰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他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

朱子語類云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槩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

溫故而知新

筆解韓曰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制也新謂已之新意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 陳潛室木鍾集云師者師資之謂此兩句大包義理不可作輕說了論其極則為人師便

是人樣漢儒專門名家各以一經授人亦謂之師與這箇師亦異矣此與記問之學正相反記問雖多是死底知新是生底幽居荅述云溫故之故乃人生所得於天之本體即故吾也良知良能是也新則是良知良能之長裕無窮處故養其本體之知則日進無彊矣故曰新新非於良知之外有所加只是日益著察明動也馬鍾陽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是故者心之本體也此溫故即是心上看言能念念常存此心便是溫即日新又新之意而知新自在其中能說諸心能研諸德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又何應之有窮耶

耿天臺曰溫故云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溫養之謂也學者誠尋繹其端而溫養之則良知在我者若火然泉達日新月盛而不可勝用矣斯謂知新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即心有餘師故曰可以為師子思尊德性之旨亦如是於乎孔子之所以師天下萬世者能自得師耳非第侈其洽聞廣識以師人也如朱註則昌黎所云解惑之師耳非所謂傳道之師也五刻窮抄云春天不寒不熱曰溫吾不昏而置之亦不強而索之潛玩而徐思之溫也此際惺然有自得處不似當初光景知新也初問云當時論師只在外邊尋覓故此章謂溫

故知新可以為師何須外求故者天命之性也要須溫
養他只此處便自有無窮活潑生意處處皆是心上真
法楷範更何限量也心為嚴師求之有餘師只是此師
字 溫如火之溫也虛焰則太旺便是助灰滅則太衰
便是忘須要不旺不衰常常養活方謂之溫勿助勿忘
盡之矣 了凡論語疏朱子既引戴記記問之學不可
以為人師又以故為舊所聞依然又落在記問上德性
之中有天然不昧處此是吾家故物只就此處優悠涵
泳真參實究著他起處著他落處纔覺紛動便勒馬回
頭如覺昏沉又須著些精采不助不忘便是溫的節度

如此做工夫去時時有省漸漸精瑩這便是知新今人
類拋却自家故物不去溫尋却在外面討些聞見進來
所以本來靈明多被塵埃封蔽縱有窺測終是見不出
色聞不出聲自以為極玄極妙而不知皆是聞見門頭
影子以之為師接引後學所謂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
坑者皆可以為師謂道在我而可傳矣非教人學為師
也 淮海近語曰天地萬物真實之體根於人心一定
不易所謂故也天地萬物流行之用妙於人心推運不
息所謂新也溫之是不失吾之故物知之是不匱吾之
真機此心學也聖學也孔子為萬世師以是耳新即在

言終矣 卷之七
於故之中知不出於溫之外

君子不器

文中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 文苑英華白居易
易不器賦云君子哉道本性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之
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環中有用者致遠而
任重蓋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
時有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
能立誠以脩詞論其大能救物以濟時以之理心則一
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彼子貢雖賢惟稱瑚璉
之器彥輔信美空誇水鏡之姿豈如順乎通塞合乎語

默何用不臧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乃莊老
道德雖應物不滯終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因器
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宅
元和於虛受鄙斗筲之奚算諒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
差殊在性情之能否豈不以神為玄樞智為心符全其
神則為而勿有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神合靜與
道俱至乎哉冥心在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為
而無不為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顧庶類曲從
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枘難施是以易尚隨時
禮貴從宜展矣君子斯馬取斯 了凡論語疏云註謂

君子體無不具亦可通究實論之君子惟本體常虛故
運用無滯惟空無一物故能應萬物如目惟虛故能鑒
萬色耳惟虛故能聽萬聲若謂耳目中無物不備則大
謬矣又謂用無不周亦非書旨朱子之意旨尚認君子
為器但不局於一器耳是謂通器非不器也世間學問
多依形附響落在格式中局在方所中故雖能張能弛
能大能小終有限量終是屬器惟君子之經綸則出於
至誠而又無所倚不倚著意氣添精神不倚著聰明作
運用不倚著格局作規模故周流六虛變動不拘不可
為典要者也惟無方所故不為方所拘惟無格局故不
為格局限連朱子所謂用無不周者亦在其中而學問
源頭會須有辨

答問編云不器就在心體上說不實說出用字君子於
心體上保養得完完全全一真寥廓萬境融融天高地
下往古來今無一不渾全於胸中施為無迹泛應無方
不可以器名之猶所謂民無能名也若以經文緯武等
說不器是在事業上做工夫了亦只是智能之士耳烏
得為君了此君子是聖人地位要看得細
五刻窮抄云不器非無所不能之謂何謂器為才能所
局也既有才能因有意見纔有意見則才能為凝滯不

化之物無復靈妙意思而名器矣

子貢問君子

元城譚錄曰韓瓘乞言公提獎數四曰唯在力行而已
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
一寸故以行為實 原旨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不是
要言而去行亦不是言了後便行曰先行後從總見君
子重行之意耳 淮海近語曰大率君子所行者多是
所未言多是所已行故曰而後從之非將言之時且忍
默以待行既行之後遂急遽以自言也 了凡論語疏
云占註疏謂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多一行字既曰

先行又何必曰以行從之朱子引周伯忱之說差勝如
從之大意謂人識得箇道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做言
語說道須是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道理步步著實然
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臆度

君子周而不比

講錄云此就君子小人與人親厚說君子之親厚是周
小人之親厚是比君子以同道為朋道之所在無論厚
之多寡皆周也小人以同利為朋利之所在亦無論厚
之多寡皆比也問比既不似周易何以有比吉之說曰
周比只爭箇公私周是公的比所謂比之顯者吉矣比

是私的周所謂比之匪人者傷矣 原旨夫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易卦乃有曰比曰同者何也蓋易之比乃一陽為衆陰所比而陽居五為得其正是其比也乃所以為周同人乃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陰居二為得其正是其同也乃所以為和 羅氏本拾遺云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 朱公掞問學拾遺云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

學而不思則罔

大全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 明儒經翼曰此亦有為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個道理却不在身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二谷閒居集去學而不思篤信而不能反求者如二三子隨夫子而尚右是也記問之學其流為祝嘏有司思而不學隨其資之所近而不能折中於聖者也師心自用其流如佛

老之徒是也。郝子知言云：不學則殆之思終日終夜無益之思，皆是揣摩妄想，非儼若無邪之本體。若是真思，即是真學，豈得殆而無益。

攻乎異端

新唐書司馬承禎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宋史程顥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

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留青日札云：盧格荷亭辨論云：攻有二義。治則度民攻之，擊則鳴鼓而攻之。晉索統傳：叔徹善術數，占候鄉人，就占者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意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我太祖之解亦然。夫有異端，必有同

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是也 陽明子曰與

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羅念菴云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

異端 景行館論云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些便是

異端 歐陽南野曰攻乎異端恐非謂專治異端之道

者蓋雖同學同志而端倪必不能無小異惟取以相輔

則皆得益苟執以相攻則將增勝心而長已見為害不

小且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使天下之人無志者得籍

口以自諉有志者亦惶惑而莫知所從此其害又有不

可言者當時孔門諸賢恐亦不免有此故聖人言此以

警之 餘冬序錄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呂博士記君子

及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畏邪說之害正而攻之

則適足以自蔽而已朱子曰此言誠有味者某於釋學

雖未 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存於是云

講錄云異端端字不只是邪正兩件謂之端端者緒

也端緒之所在至為微眇易曰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辨

之者若不精其不為所亂而害者幾希矣 原旨云愚

嘗謂有天地以來百般學問皆起春秋戰國之時不惟中

國有許多入出來雖佛氏亦生於西方此亦天地運氣

之一會也所以後來有咸陽之一炬 大慧語錄引先

聖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
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麵永不可出

由誨女知之乎

呂氏春秋曰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 耆舊續聞云
劉元城談論間及論語其言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是知也其實處便是真知纔以不知為知則所喪者
多矣 水西咨啓云天下事理如何盡知得只一念明
處不蔽便是學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此是不欺蔽
其獨知獨知不受欺蔽炯然常存自著自察便是無極
真精萬古靈明不息之體矣此是吾之天性吾之明命

乃是吾之真知故曰是知也得此欄柄在手更有何事
若云不害其為知遂使人將大頭腦作等閑看了又謂
况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又使人舍了獨別求知於
外矣 王棲雲語錄或問曰脩行人有言覺知又云是
病其旨如何師云真知以不知之知真覺以不覺之覺
元本真靈蒙昧萬劫今方省悟乃名為覺一切知見皆
從此生若言有知有覺又專欲常知常覺乃是自纏自
縛無病自灸也若一向不知覺却透入別殼也既悟本
宗知覺皆是用處當用即用不可為常也 龍谿先生
集抄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孚於人心事光明一毫不肯

言終
卷之七
三六
自欺信未過處連孔子也要直指無所隱避強不知以
爲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原
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須行著習察還他知
之當下分曉一些不可含糊將就過去非見在知不得
的要須滌玄去智還他不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
覓攬過來只此兩言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
憶言云不知為不知既已不知能知其不知此中有一
段欺瞞不過處正天之所以牖民也故曰是知

子張學干祿

大全朱子曰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著祿說聖人不
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
又曰人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
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僅足以
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修其在已而已
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 幽居吞述云
見聞之縛甚于微纏慎言寡尤慎行寡悔此是夫子為
子張解縛法 明儒經翼曰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
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
以闕疑殆此言行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
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

以是教之為學也 何平叔賦云故將廣智必先多聞
多聞多雜多雜眩真

何為則民服

困學紀聞六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在
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
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 黃氏日抄云或疑諸者助

辭即之於二字之連聲錯者置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
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加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於枉
者之上是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民所以服或舉枉者
而置之於直者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所以

不服庶幾此章兩下相形之意方明 卓吾李氏曰舉
直錯諸枉錯非舍棄之蓋錯置之錯也即諸枉者亦要
錯置之使之得所 忠告云錯安置也非舍置諸眾也
非語辭

季康子問使民

大全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
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一
者須有實心民方忠於已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不
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 吳氏
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

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已事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已難哉講錄云則字是破使字意自然之效不待於使而然也或謂孔子曰

宋史李燔傳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原旨方山先生曰昭公為季氏所逐薨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墮戊辰定公即位又從季氏之役葬昭公於墓道南俾不與魯先君同兆孔子不仕而以孝友答或人之問意者其在是也及觀其為魯司寇卒溝昭公之域而合諸墓則其初年不仕之意可知也陽貨懷寶迷邦之問想亦與此同時初年則人疑其不仕晚年則人疑其不隱夫子之心亦無以白於天下矣了凡論語注云季孫意如逐昭公而立定公孝友之道泯矣故當其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之故引君陳孝友之書以告之蓋能秉孝友之道以正一家之人則不出戶庭是亦為政何必出仕乃為政乎諷魯之意深矣

人而無信

劉子新論云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

言
行猶舟之待楫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
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為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
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楫而行舟也 白
虎通曰輓軌猶秘齧也在車軸上正輪之祕齧前却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
人接處此喻最切 學殖解云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
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
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輓軌以交之
而後輪輿得籍於牛馬也輓軌轅端持軌者也車牛馬
得輓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
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為輓軌也此蘇子由
說 淮海近語曰信者心之實理也所以通天下之志
者也無信則此心之實理不存此身即為虛器心無實
理事安有實行故不可行也

子張問十世

家語孔子曰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歛用昏戌
事祭驪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歛用日中
戎事祭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歛用日
出戎事祭騶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 呂氏春秋
曰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古則可知後

諸凡此說一破

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 筆解韓曰孔馬皆未
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 李曰損益者
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時雖變而
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焉窮此深旨其在
周禮矣 韓曰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
孰知因之之義其深矣乎 中玄問辨錄云三綱天下
達道五常天下達德非帝王相因之禮也夏禮殷禮者
謂夏之禮殷之禮也 了凡論語疏云朱子以王者易
姓受命為一世蓋泥下文夏商之言耳其實非也王者
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舉夏商者非謂夏為一
世商又一世也即夏商之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
繼周者百世可知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
統原係馬融舊說朱子引之又與馬氏相失馬以言文
質而未于却依司馬迂說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且夏
商之禮乃三千三百之制故有因有損益若三綱五常
乃天下達道豈帝王相因之禮哉至于三統乃一代正
朔關係最大其損益亦不止此大抵萬年之事皆起于
目前其行有漸其變有徵殷之禮因夏之禮而制其所
損此夏之所有餘也其所益者夏之所不足也故即夏
之禮而殷禮所損所益可知也周禮亦然則自周而後

雖百世有不可知者乎如周末文勝之極秦之興必有
焚書坑儒之事秦慘酷已極漢之興必有豁達踈漏之
事故迤邐相因皆可豫見人顧不察耳故聖人酌一事
必懷千萬年之隱憂立一法必慮千百世之流弊誠慎
之矣 朱子語類云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
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 原旨云接禮字
當是指隨時制作之禮聖王迭興雖各有所制作然不
能不因前代禮文而損益之如曰夏殷之禮吾能言之
又曰吾學周禮又曰周監於二代皆指禮文不指二綱
五常為禮不知馬氏何所據也 瑞桂堂暇錄云夫子
定書乃以秦誓繼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者百世
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必秦矣
非其鬼而祭之

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潛夫論云聖人甚
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
不為也故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秦山 元
經傳曰自秦漢而下方士妖術非鬼而祭妄求私福謂
之淫祀正寢之旁設以房室無稽而祭謂之房廟宋初
知其弊故詔禁止之禮也 纏子引董子曰信鬼神何
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 講錄云此章是要人不惑於

鬼神而專用力於人道之意他日又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正與此合嘗以此驗天下之人徼福鬼神者必不專力於民義專力民義者必不徼福於鬼神二者每每相因也_{以之對說豈無謂哉}了凡論語疏云非其鬼不但非其祖宗如適子為諸侯次子為大夫大夫所祭當止于禰若僭祭於上皆所云非其鬼也當時之人大率僭禮者多務義者少故天子舉此二者而竝言之如季氏旅泰山非其鬼也田氏弑君義所當討請而不行見義不為也

談經苑卷之八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鄱陽江和

下雉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達

廣陵陳爰詠

全校

論語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

後漢書荀爽曰昔季氏八佾舞于庭非有傷害困於人
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
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
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者
也樂書云蓋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故舞必以八人
為佾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焉八佾凡六十四人矣
季氏陪臣也不舞二佾而舞八佾是僭用天子之數也
三家不御琴瑟而歌雍徹是僭用天子之名也士翼
云八佾諸章痛僭亂也其諸夫子東周之志與明王不
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是以寓志於春秋夫許田四井之

邑叔姬亡國之勝大書不一書蓋傷經制廢兼并與王
綱弛弱小亡也孫淮海近語曰季氏舞八佾提出可
忍二字就心之所不能安者言之也三家歌雍徹提出
奚取二字就義之所不當為者言之也了凡論語疏
云註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左傳隱公問羽數
而衆仲對之之語也每佾八數如其佾數謂天子八佾
則八八六十四諸侯六佾則六六三十六此杜預何休
說也每佾八人則服虔之說也唐孔氏謂舞勢宜方何
杜之說為長故朱子用之於前按廟制室外為宮宮外
為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日舞於庭則廟制亦僭矣忍字

包敢忍容忍二義春秋傳所謂忍人此敢忍之義也所謂君其忍之此容忍之義也前一義指亂臣賊子之心後一義誅亂臣賊子之法須兼言始備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之損益然水潦卒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原旨云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襲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

三家者以雍徹

樂書曰八佾季氏所獨故特言季氏雍徹三家所同故言三家歌貴聲於上故於雍徹言堂與歌者在上同意舞動容於下故於八佾言庭與公庭萬舞同意傳曰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君子上德而下功於

義或然。謝上蔡云：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為。以雍
徹不知者之所為。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諷魯之詞
婉矣。取於三家之堂，譏三家之詞切。原旨朱子曰：使
魯不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
之。此程子所以獨歸咎於成王。伯禽受賜之非也。按魯
惠公請郊禘於平王，平王許之。然尚未之舉。至禧公之
末年始舉之。此見於呂氏春秋。司馬遷史記述之矣。是
成王未嘗賜伯禽，未嘗受也。去成王離襁褓而周公以
道義教之，伯禽同學亦與聞焉。古今所謂聖賢之徒也。
曾不知名分所在，遂以之賜以之受乎。夫抵東遷之際
七迹熄而綱常紊矣。故惠公敢於請而平王遂與之。使
誠為成王之賜孔子之春秋可據也。歷隱桓莊閔禧凡
五公幾百年至禧公末年始郊。何其踈闊如此。魯頌閔
宮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啓爾宇，為周室
輔。下章繼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而已。未嘗言賜郊禘也。此下即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龍旂承祀，以往郊廟而已。即此觀之，可見僖公以前未
嘗郊封伯禽之時，未嘗賜也。使為成王之賜，宜世世行
之。何直至僖公而後舉敘封之詞，山川土田附庸皆及
之於郊禘，獨遺之邪。

人而不仁

樂書曰五常以仁為首六藝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也孟子言禮樂後於事親之實明禮樂以仁為質也仲尼燕居言序其禮樂繼之以君子知仁者近取諸人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然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此季氏僭用八佾之樂旅祭之禮孔子謂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不仁可知了凡論語疏云舊註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朱子獨收游為正註者以心字於仁為切也然此章為當時僭禮樂者發則程子之說為長曰無

序則禮不可犯上曰不和則樂不可逆倫言外隱然有諷正之意又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玉帛鐘鼓是說徒有禮樂之文當兼論始悉其義孫淮海近語曰禮樂由人心而生心無私意渾然天理之謂仁仁者天地生生之德這生生之德陳列之而有序便是禮流行之而不乖便是樂若人全得這生生之德至公無私天理克周自然身為律聲為度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人若不仁則不序不和心已喪失其如禮樂何哉可見用禮樂者不當強事禮樂之文貴在能探禮樂之本

林放問禮之本

禮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齊丘子曰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奢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於儉 舊唐書禮儀志曰所云罔極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霜露之感豈止一二周之服哉故聖人恐有朝死而夕忘曾鳥獸之不若為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已所云喪也寧戚者孔子答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易太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為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焉毀而滅性猶愈於朝死夕忘焉 魏志夏侯玄曰王者體天理物必因

弊而濟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路史曰吾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大全朱子曰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 葉氏曰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 中玄問辨錄曰蓋禮失而求之野即是而觀則禮之本可識也曰得禮之大者固儉戚而已乎曰又不然也不曰致孝乎鬼神者乎然役志為主

否則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也不曰不以天下儉其親者乎然致哀為主否則石槨三年而無成不如歛手足形之為孝也蓋豐約適宜之謂禮戚而有節文焉之謂禮然而皆非本也禮之本固有在也曰禮之本謂何曰忠信禮之本也儉戚之去忠信也近奢易之去忠信也遠以儉戚之心而求忠信也易以奢易之心而求忠信也難是故聖人云爾也 莊子曰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通義朱子曰克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猶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朱子語類問林放問禮之本而孔子并以喪告之何也曰喪亦是禮奢底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 書齋夜話曰易字疑是具字按禮子云喪具君子耻具具與易蓋相似也

夷狄之有君

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衛守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

諺經考 卷之八
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
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
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群而人備
可完矣昔大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
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
揖讓之禮無衣服帶履宮室蓄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
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
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
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之居多無君楊漢之南
百越之際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羗呼唐離水
之西僂人野人篇笮之川多無君雁門之壯饗發窮奇
之地儋耳之若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
禽獸少者使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
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
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 朱子語
類問亡莫只是無君之心否曰然 講錄曰當時諸侯
大夫陪臣都僭亂夫子傷歎之云夷狄雖不知盡君道
然且君長以統屬不似諸夏之無君反以下而僭上也
夫諸夏是禮樂文物之所在本非夷狄可比夫子作春
秋尊諸夏貶夷狄乃至謂諸夏不如夷狄此不是尊夷

言終矣 卷之六
狄而貶諸夏只借夷狄以甚痛中國耳不得已之情一
至此乎 了凡論語註云此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
無之也夷狄之有不如中國之無乃尊周攘夷之本意
春秋之作為是故也

季氏旅於泰山

史記封禪書云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
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
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後始皇
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
用其事者邪 六國表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

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
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
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
君子懼焉索隱曰按臚字訓陳也後漢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

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立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
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
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為
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上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
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夫東方者萬
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

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 筆解韓曰謂常作為字
 言冉有為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包言泰山之
 神非其義也 前記 略史曰大夫不得祭山川猶士庶人不
 得祭侏人之祖於家也泰山歷代帝王望祀之所也魯
 之祭之因境內也季氏旅焉要福而已曾不知祭所當
 祭乃可得為福冉求為季氏家臣季氏僭禮夫子欲求
 救之必求之力可以救而求不領遽曰不能故子不之
 復語惟歎泰山曾不如林放若曰泰山有神其知禮也
 必不至林放之不知季氏之祭必將吐之乎 困學紀
 聞曰魯秉禮之國也大天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

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寺祀先公僭諸
 侯矣 了凡論語疏云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明
 旅上帝及四望鄭註云故謂凶荒旅陳也陳其事以祈
 焉禮不祀之備也故旅當言陳告意季氏之旅亦必有
 故而祈故冉有以為不飭謂季氏徼福之心勝而不可
 止也諸侯雖得祭封內山川而泰山為東嶽鎮山實萬
 物之始故稱岱其位蓋五岳之首故稱宗所謂天子之
 四望也季氏旅之非惟僭諸侯亦僭天子矣泰山明神
 必不享非禮之祭享嚮也意嚮之而後享也林放之意
 尚不嚮當時之僭禮若泰山豈嚮季氏而福之乎祭統

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之所謂福也福者備也
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惟賢者能備然後
能祭諒哉 北溪先生字義云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
所至天子為天地而立為天地人物之主故可以祭天
地諸侯為一國之主故可祭一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
楚莊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尚明故如
此

君子無所爭

林希逸莊子註曰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
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
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 魏子曰
已足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
清淨經云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了凡論語疏云人之
所不能無爭者只為我心未忘耳真能克去已私渾然
無我誰為爭主既無爭主豈有爭事本文所字指我字
而言君子常見萬物一體此身雖隔皮膜此心原無間
隔誰得誰失誰勝誰負爭何從生世間種種好醜與吾
性原無干涉何者作得失勝負誰受誰爭又目前種種
嗜欲可愛可求者皆埋沒本心之物我不慕不求爭從
何來又得失有命偶然得來雖欲推脫不得偶然失去

雖管求無益誰當爭者即有橫逆正當退步自反雖我
是而人以為非我正而人以為邪一知自反皆磨煉玉
成之地有何可爭者此君子無所爭之說也若但曰恭
遜不與人爭則淺矣揖讓而升下而飲鄭註作一句讀
古註疏皆然朱云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二揖而
後升堂也考古未精殊背本旨按大射禮司射反位上
耦出次西南揖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
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
上揖竝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揖固不止於三升
堂之後尚有三揖亦不可謂揖止於升也下文又云卒

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則升下皆揖明矣又飲不
獨射畢而飲自賓升取爵遠洗及射畢乃至無算爵其
儀不一而足取觶立飲乃其間一節事耳豈得據此而
以為下飲乎且不勝者升而取飲是亦升而飲非下而
飲也古禮不行久矣有作射禮圖說者不能推明古禮
而反據朱子之說以為證謬哉 初問曰君子養定恃
是何等德器何等度量大同於物絕不見爾我真無所
爭然欲養是無爭之心須先從游藝之時預養之可也
必也射乎夫射時較勝負最易起爭心當此之時又揖
讓而升下而飲是何等從容何等揖遜無非序賢序不

言終矣
卷之八
十一
侮總歸於君子而已矣何爭之有 游藝是幼學時事
正養心所在夫子雖於此處占君子無爭只謂養君子
無爭心從此起也爭是聖門大忌射以觀德正是消磨
爭心的方法若訓必也射乎句為惟於射而後有爭大
誤 程氏外書云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
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理 通義白雲許氏
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
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
之事以射擇諸侯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
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
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
割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六畿內諸
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
而立堂下作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
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
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禮
記射義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袂遂執
張子不勝者齷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
飲君子耻之是以射則爭中是於射而後有爭

巧笑倩兮

韓詩外傳曰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 黃厚齋曰逸詩
篇名若狸首驪駒祈招鬻之柔矣皆有其辭惟采薺河
水新宮茅鷓鳩飛無詞或謂沔水河水也新宮斯干也
鳩飛小苑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
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於畢俾倂沓矣月離於
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考之
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
絢兮朱子謂碩人詩四章他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
一句蓋不可知其為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
刪亦不止驪駒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

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韓
非子曰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
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
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
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
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
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說苑孔子卦得
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子而問曰師聞賁
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
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

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晉書虞溥曰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
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 學齋估俾曰考之碩人詩中
無下一句或曰此乃刪去也余曰不然刪詩為三百篇
恐不刪句又况夫子以繪事後素而荅子夏又美子夏
禮後乎之說似不應刪此句蓋詩經秦火之後逸此一
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耳余既為此說
矣後觀陳善子兼著捫蝨新話論及素以為絢兮一句
以為孔子刪去且謂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
以絢為禮夫君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
禮為後乎此其害禮者惟子夏知之故子曰子者商
也今詩中無此一句是夫子因而刪之矣噫陳說何無
稽也 了凡論語疏云考工記後素功之旨全與朱子
之意不同按考工記註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
汙也今註皆依鄭玄之說蓋古人以素為白采亦是五
采之一朱子以素為粉地乃先五采而施者禮後不必
說禮文為後昔趙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子太叔曰是
儀也非禮也若謂儀文後於忠信人誰不知禮有本有
文不但節文度數非所當先即恭敬辭遜皆是粧點之
具本來面目有何干涉曰後見得不是要緊的其恍然

豁然全在一乎字中學者嘿會於言外可也可與言詩
許商及賜皆是當時悟門不可草草看過 翼疏陸子
曰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既畫之後
以素間別之蓋以喻其目之黑白分明也謂先以素為
地非 馬鍾陽曰孔子主儀文度數言故必有忠信以
先之而後不為虛蓋吾人之學直是要敦尚誠心實意
此一切虛文外飾俱要剝落得盡方為天理歸根
復命之地而闡然日章矣 講錄曰繪月者不能繪其
明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
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心禮者人之繪也忠信者
人之心也不忠信而徒事於禮繪人耳 禮後乎是真
說不是問詞起予者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
扣擊亦無由發洩於外一番說起便一番精神以此深
喜于夏可與言詩 五刻窮抄云賜之知來議論所不
及而超悟其旨也商之起予心思所不到而先觸其意
也

夏禮吾能言之

野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也吾得坤乾焉論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

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 子
 由古史曰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宋
 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
 焉如杞遂至於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郊子郊
 至徵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
 蓋僅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原旨
 曰夏設之禮杞宋既不足徵夫子何以能言之 呂涇野
 曰禮失而求諸野當老聃萇弘之徒亦庶幾有傳者故
 夫子能言之 左傳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故不足徵
 宋曰不足徵又曰有宋存焉何也蓋周去殷未遠微子

對於宋當時有商頌十二篇微子以祀商之先王其後
 商之禮樂日以散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
 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
 亡其七篇僅存五篇又勝於夏之無有存焉者矣左氏
 宋享悼公有桑林之舞其樂猶存以此推之孔子之時
 其所存者猶多也 口義云周監於二代夏商之禮已
 經周公損益一番雖在亦無所用聖人特惜其文獻不
 足無以考古人制作之意耳若聖人所行自是從周不
 從夏商也禮時為大時之所在理之所在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

言終矣
王海劉氏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
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
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
之使成王賜之則魯公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
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禮書曰此夫子為大夫
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
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
大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
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
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知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

禮既難知以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意遂妄
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
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
云既灌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
設位乎先儒不達經意相沿致誤皆此類也 路史董
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
以為成王與之矣是不然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謹於
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
郊者必周而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也昔者
荆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

知矣 困學紀聞云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臯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 了凡論語疏云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祭統謂成王欲尊魯故賜以重祭是賜魯得行禘禮也非謂祭周公以王者之禮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魚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鄭注云灌以圭璋酌鬯始獻神也釀秬為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鬯降神於太祖廟也降神之後始列木主尊卑陳列太祖前故知為方祭之始也孔子不欲觀不獨為魯僭禮太祭之禮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南向全重序昭穆上文公二年秋八月大祀於太廟躋僖公夫閔公為庶兄僖公為弟僖在閔之後而躋之失審諦之義矣觀禮者不獨觀其義文正欲觀其意義也今若此吾何以觀之乎夫灌乃祭禮最初第一著禘之禮由灌而始則觀禘之禮者正當自灌之後而觀之也然鬯酒未滴神主未列以前聖王報

言經文
卷之八
本規模猶在及斯禮既行之後便有參差故不欲觀
朱註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此臆說也豈有一灌而即懈
怠者乎 五刻窮抄云愚意妙在灌字降神也魯禘非
禮神必不享神既不享則禘皆虛具矣有何意思而觀
之 原旨曰禘而係之魯不待貶詞而惡自見矣且父
母之國又不可顯言者聖人一言一字之不苟如此故
不可專重既灌也周禮在魯而乃僭禮若此夫子魯人
深有感於心故發此嘆他日作春秋亦因禮之變而書
或以卜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
亦嘆既灌之意也

或問禘之說

路史註曰昭穆之序籩豆之品或人亦能知之非特孔
子今日不知者不可知者說也一總及禘之說則魯之
非禮便不可逃於天地之間故不知者是知之矣張九
成以為欲人之自得之非也又曰明則禮樂幽則鬼神
其致一也豈有知鬼神能制禮樂而不達於人情治道
者知禘之說則諸侯尊王大夫尊君君臣之義明民無
犯上天下可運於掌矣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知其
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子語類曰禘
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入於近親曾

奉養他底則誠意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若易誠若
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
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
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
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
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
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
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
諸侯以下不與焉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
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

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
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 孫淮海近語曰問禘
答以不知而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指掌則能知
禘之深者唯夫子矣知其說者而必自治天下言則可
行禘之禮者唯天子矣 了凡論語疏云知其說二句
只言禘禮之大不重在為治上天下二字亦有味蓋禘
之為說非為一國而設者也乃古帝王所以範圍天下
者也有能知其說而于報本追遠之故洞徹無遺豈特
廟中之事無所疑惑其視薄海內外者皆如掌中而無
纖毫凝滯矣觀知字示字只重明上 口義云知其說

者之知非聞見之知乃得之於心所謂仁人孝子者也
能知其說則治天下之理取諸身心而自足矣故指掌
為喻 古今攷錄略紫陽方氏曰王莽顯國三年之間
天地之祭五變而天下大亂元豐紹聖崇寧政和五舉
親祠社郊之祭違背祖宗狎侮天地遂亦天下大亂後
之為國者其無輕議禮法

祭如在

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
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
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怠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
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愍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
安得不敬乎 文選任彦升曰奠酌不親如在安寄翰
注曰奠酌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
也 春秋繁露曰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
不見之見者見不知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
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祭神如神在重祭祀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
鬼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
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 祭法曰君子之祭
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 筆解韓曰義連上文禘

言經考 卷之八 四集
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蓋魯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
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嘆不在其位
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焉
李曰包既失之孔又甚焉孔注祭神如神在謂祭百
神尤於上下文乖舛 說儲壯魏簡平王浚年八歲謂
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
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

王孫賈問曰

通義白雲許氏曰自堂從戶入室戶內東南隅為窳東
北為宦西北為屋漏西南為奧入戶目之所視先見宦
次轉屋漏以及西南隅為最深之地故曰奧 春秋繁
露曰天者百神之天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
淮南子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遠遠隱匿重
簾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 纏子曰信鬼
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 魏志傅子曰宋建椎牛
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
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俗誅夷此天下所
共見足為明覽也 舊唐書李藩曰漢文帝每有祭祀
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則安
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

新書
廣將軍劉勳
太祖所親
朝廷嘗從
水大棗已
他故後勳
太祖謂曰
可謂
者矣

况於明神乎魏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祈天以速漢兵
古今明誠書傳所紀 新唐書穆宗問所以振灾邀福
者常綬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
敕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禍書美前史如
失德以却灾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 原
旨曰夫子對王孫賈只說一個天字便壓倒了奧與竈
朱註云天即理也詞氣似覺稍縵

周監於二代

藝文類聚魏應瑒文質論曰盖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
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

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群
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
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
休令火龍黼黻晞鞞於廊廟袞冕旒旒焉奕乎朝廷冠
德百王莫叅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
也 文選皇甫士安曰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
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前漢紀曰周監
於二代禮文尤具故稱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
浹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三十餘
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縱

橫逾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
亂亡 子由古史曰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
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
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
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
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
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
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
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剋昏喪祭而不為禮墓祭而
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
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
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考索曰謂三代所尚之政
不同者誰歟蓋自仲舒倡之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
子乃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
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僣而漢儒乃孜孜言之
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世之道
也粵自上古洪荒野朴之俗未革則君臣上下無別人
倫不明斯人如禽獸草木聖人有憂之乃為之綱紀法
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文也
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瀆亂也是以書稱堯

為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
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
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偽日滋先王
防閑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
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
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
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義可離於文乎記曰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
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
康之仁上下輯睦頌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
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
上下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
為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
垂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強之國不聞
矣國家宮室車旂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
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
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為理糾紛者莫若用文
之為先也柰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周衰為文之弊
耶 留青曰札曰殷已慤吾從周然則文果勝慤矣乎
慤非設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原旨曰周監於二代

談經疏 卷之六 二十六
不是以文去損益忠質損益忠質故文耳忠質文亦自
後世名之當時夏不自以為忠商亦不自以為質周亦
不自以為文也蓋其說出於禮記漢儒附會之言而非
孔子之定論也 晉書郗詵應詔曰虞夏之相因而損
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
承彫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
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

子入太廟

論衡曰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孔子雖聖何能
知之非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為人法 陽明子曰聖人
之心只有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的節文出來不知而問
亦是天理節文所在故曰是禮也若自以為敬謹之至
則是聖人亦去不得箇矜字矣 中玄問辨錄云不知
而問乃所以為禮也猶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謂即此便是也况每事詳審惟恐差錯則敬謹亦
在其中矣但專以雖知亦問為敬謹則非也 原旨曰
夫子初入太廟分明於制度器數亦有所不知或知之
而不敢自信者必問之而後審也蓋識其義亦必識其
物講之於平日亦欲慎之於臨時或人豈識此 或人
譏夫子不知禮夫子若與他說是知禮也則與每事問

處便說不去故不與他說知與不知只說是禮也是禮也而知亦在其中矣了凡論語疏云按春秋禘於太廟即此太廟故知重祭在焉禮主於順此夫子平日所習者而魯僭妄行之則其故誠有不可知者若說雖知亦問則聖人有偽心矣若說真不知而問則或人之所疑者是矣皆非也夫子只說是禮也言外亦有見魯僭禮不能自安之意蓋以王者之祭下行於魯廟之中魯人習焉而不察則先王之精意漸湮夫子入而問問而詳正欲與斯人共明乎斯禮也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嘗為鄒大夫左傳襄公十年縣門發鄒人紇扶之以出在內者則當時嘗以鄒人稱之矣

射不主皮

穀梁傳曰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馬鍾陽曰為力不同科程伯子云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則是言禮射之不主皮與武射之主力者不同等講錄曰儀禮云禮射不主皮此處也須用禮字貼射字上不然恐誤以為武射武射還要主皮禮射却主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的人若以皮為主便失觀

談經苑 卷之八
德之意 古字所該者遠不指武王散軍郊射之時此
道自唐虞夏商來已如此夫古道不見於當時者不知
其幾矣夫子獨於此而嘆息謂非憫戰爭之禍而傷德
化之衰哉 了凡論語疏云鄉射禮云射不主皮馬融
云中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古訓甚明故
從之若曰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則謬矣朱子又引
武王散軍郊射貫革射息為證按鄉射云不貫不釋註
云貫猶中也又尚書傳云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
也又古文貫作關貫革言與革相關也今言主於中不
主於貫革豈泥樂記注文歟嘗細求之尚書傳云中者
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向以然所以貴揖讓
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夫中者中於和容也中於和容
雖射不中皮亦取之其說甚明若以貫革為射穿皮革
則大謬矣孟子曰其至爾力也故只以主皮為矢之至
又科字古無訓等者說文科程也从禾从斗斗量也今
科舉之科亦是程量之義 羅氏本裕遺云為力猶言
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者觀
德行別邪正辨威儀云云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筆解韓曰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魯自文

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氏曰不告朔非也吾
謂魯祀周公以天子禮魯君每月朔不朝於周但朝周
公之廟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為重爾文公既不行
告朔之享而空朝於廟是失禮也然子貢非不知魯禮
之夫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人以正其禮爾又
曰天子云聽朝謂聽政於天下也諸侯云告朔謂以下
之政告於上也每月頒朔於諸侯諸侯稟朔奉王命藏
祖廟於是魯有廟享之文他國則亡此禮 李曰襄二
十九年凡二正月公在楚左氏曰釋不朝半於廟吾謂
魯禮正月歲首謂之朝正也月謂之告朔蓋二禮歟

又曰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蓋當時
諸侯皆有稟命告朔明文其所無者推朝正不侔周公
廟享爾 舊唐書時有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
禮司禮博士辟閏仁誨奏議其畧曰經史正文無天子
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王方慶又奏議其畧曰謹
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
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 講錄曰古者諸侯各自紀元

天子所存只有正朔若又併朔不告則諸侯但知自專而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子存羊之說其亦存周之意也歟 了凡論語疏按告朔與視朔不同周禮太史頒朔於邦國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而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故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四不視朔是也朱註以視朔解告朔悞矣古者每月當行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關係最大蓋以萬幾之繁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故簡其節敬其事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群吏而計之事敬而禮成是豈可廢哉愛人者喜空谷之足音愛禮

事君盡禮

者喜先王之遺文羊之存即禮之存也司世教者觀之而欣然慕矣是謂愛禮不必說後可復而愛之也

通義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為諂也 何文定曰禮施於所當施則為敬禮加於不當加則為諂 讀書錄云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只平說不見有人我之間若曰我事君盡禮即彼此相形而非無我之氣象矣 了凡論語疏云夫子固不說我事君盡禮亦不說他人不能反以為諂當時之人不能是耻已不能而誣君子為諂其心果實見得事君之禮

言終矣 卷之八
不必如此禮之泯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夫子此言非
為自己分析所以提醒人心而挽回世道也

定公問君使臣

通義吳氏曰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立之是時魯君
臣皆失其道君不能臣臣不知事君定公此問亦可謂
切矣 了凡論語疏云此章人都說以尊臨卑易以簡
故告以盡禮當時政不出於公門而君日卑孔子因病
發藥豈肯告以此乎昔齊景公憂田氏之逼而晏子告
之曰惟禮可以已之今夫子告定公君使臣以禮禮字
中有無限深意可以肅觀瞻可以嚴名分可以消僭亂

今以接遇隆厚為禮而不以恭敬樽節為禮獨何歎
疑問曰禮以心之恭敬言忠以心之誠懃言此皆君臣
之心所自有事使之間所宜盡者

關雎樂而不淫

前漢書杜欽曰迹三代之季世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以佩玉晏鳴關雎嘆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
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
上 新唐書后妃傳曰盛德之君惟薄嚴與關雎之風
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豔嬖之興
常在中主第稠既交則情與愛遷頰辭媚熟則事為私

奪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吁可嘆哉 案大序
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
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
王晏朝關雎竹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
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
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
以政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
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
鳩正潔教四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
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

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
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 通志曰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
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不者聞歌則感而為傷
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
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為美也緣漢
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為
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哀
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
乎 詩臆云蓋是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得淑

女以共理內治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
箴銘者也朱傳曰宮人作之也文王未娶后妃安得先
有宮人若以為后妃所從媵妾則寤寐反側之狀彼何
以得其真若曰王季之宮人亦何所係於樂憂也琴瑟
友之鐘鼓樂之若指文王則近於湛若指宮人則近於
媚又何以風邪朱子又駁其傷善之心為大失旨不知
夫子所謂哀者蓋哀憐之謂而非哀戚之謂也不然求
淑女而哀已非情矣何但其至於傷我 了凡論語疏
云古註謂后妃思得淑女良是朱子乃謂文王思后妃
故其說難通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
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又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寧
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朱子疑大序小序不盡出於孔
門遂刪之而自為立說然如此章畢竟詩序為優

哀公問社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
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
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主亦不言社主然正
義必有據 何休註公羊傳曰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
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
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說

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椹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
其亦以松栢栗為神之主乎魏書劉芳傳曰依合朔
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
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
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松栢也五經通義
曰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
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木者土主生萬物莫善於木故樹
木也朱子語類曰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
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之意思只以樹
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

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
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
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或問有以使民戰
栗為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如此說却恐未然容齋五
筆曰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求異
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
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於社所以威民
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
成事尚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
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賢

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
我則導君於猛顯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
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
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
在於此了子由古史曰予嘗攷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
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
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荅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
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
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荅予之深也 馬鍾
陽曰古者立社報后土之功天子失天下則繼王者屋

之諸侯危社稷則王者變置之所以示戒也武王勝商
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故魯有兩社一曰周社天
子大社也一曰亳社商社也定公盟三桓於周社盟國
人於亳社則社固大夫國人所取法也魯自昭公政由
季氏魯社幾亡矣至哀公四年亳社火社何以火蓋亡
國之社揜其上而崇其下故也哀公問因亳社灾也然
社自勾龍後乎其詳見周禮若魯莊公如齊觀社曹劌
諫之言非先王之訓且曰諸侯受命卿大夫受事此蓋
舉已成之事而說之也春秋譏遂事惡大夫專政也三
桓至與公室盟於社其專也甚矣此其所當諫也國君

不能保其社稷至以其社為廟屏室其工不得通陽棧
其下不得通陰祭則以刑官為尸戒其為社稷辱也此
則既往可咎以為君鑒也宰我不知此大義乃以宜木
為對宜木亦立社一事如夏都安邑宜松不必凡社皆
松商都亳宜栢不必凡社皆栢周都鎬宜栗不必凡社
皆栗尚書六篇有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
社惟栗壯社一惟槐則似不以各代論矣且曰使民戰栗
者不過言使人致敬於社而戰兢齊栗之意非古戮民
於社之說也若栗則使民如是而松而栢何取耶蓋無
知妄對不必辨而責之其昧於大義則尤可深惜者故

曰有成事乃不說焉有遂事不諫焉有既往乃不咎焉
而云以松以栢以栗使民戰栗者何哉若謂事已成不
必說則八佾雍徹何以說之事遂成而不諫則伐顓臾
旅春山又何必責之也且子之於父臣之於君言諫未
聞師之諫弟子也以其告君為往而不咎則冉求聚斂
何必鳴鼓以攻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又何言賊人之
子耶 中玄問辨錄曰哀公之問未知何意宰我之對
未知何意今觀夫子之言亦未知是罪宰我否何以故
曰縱使宰我失對亦止一言之錯耳事固未成也何以
曰成事不說固未遂也何以曰遂事不諫未成未遂固

未徃也何以曰既徃不咎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不可以強解

管仲之器小哉

語溪宗輔錄曰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為者謂之
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
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器奪於私是以奢而犯
禮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是之卑也 了凡論語疏云君
子不器目管仲曰器是特取其有用而明其非君子也
管仲識不高而心有物觀其奢而僭禮分明是易盈之
器三歸古註疏謂娶三姓女朱子據說苑以三歸為臺

今從之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坫蓋築土為之故
从土爾雅坳謂之坫郭註云在堂隅謂在兩楹之間非
也按既夕記云設于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土冠禮云爵
弁皮弁緇冠各匱執以待於西坫南鄭注云坫在堂角
則堂之東南隅為東坫堂之西南隅為西坫也近有着
古圖說者謂坫以木為之高六寸足高二寸此又因朱
註而悞者也 志林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闈七百
人非之管仲所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
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
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

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晉書張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玷皆鮑不為 史記曰管仲傳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 又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玉海王虎之曰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古人有言曰十羊九牧羊不得食人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孔子譏管仲曰官事不攝焉得儉 禮記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絃旅樹而反玷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禪寄筆談云莊周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吁此器量之說也故器小則易盈器大則能承載晉楚加之不為富三公加之不為貴中所見者大也管仲反玷塞門夫子便譏其器小蓋只於富貴官階度數上便見得人此向敏中所以獨大耐官職也

子語魯太師樂

樂書曰羽之為物翕則合而歛張則散而縱樂亦如之始作翕如也則合之以祝非能成之也先之而已縱之純如也則五聲單出而不雜非迭相陵也各歸其分而已皦如也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繹如也則終始象四時而不可窮樂之一成其可知者不過此爾然猶語其粗者而已若夫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奏之以人徽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道也次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則縱之純如皦如不足道也卒奏之以無忌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道可載而與之俱則繹如以成

不足道也孔子不語周之太師而語魯者以周之禮樂在魯故也 太平御覽註曰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咸和之貌繹如清濁分別之類繹如志意條達之貌 釋例曰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太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湏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蔽下者故曰繹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

思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 五刻窮抄云一說翕若解
作並奏齊鳴從之更說个其翕當作翕聚之翕言始作
時有如涵蓄不盡者未從也迨其從之則云 蓋雅樂
優柔順成其來有漸自合如此 中玄問辨錄云樂有
篇章有次第其作也自始自卒篇章次第皆盡是為一
終翕純繹正是節奏之妙非有篇章次第之可言也
何謂樂之一終曰一音不備不可以為樂故始則翕如
衆樂既作恐有乖亂故從之純如純則恐不明白故又
要繹如繹則恐有間斷故又要繹如此一時事雖一字
一句亦有翕純而繹自繹而繹以為樂之一終也曰以
成者蓋云如此以成耳 了凡論語疏云翕如是樂之
作於始者群然並奏無參差也非謂無一音不備也如
歌是土音至樂終方作者安得盡作於始耶純繹繹是
一時事宮音至濁羽音至清至難和諧故欲其純即純
之中又欲其明白如絲竹之音常易蔽於鐘鼓之音今
則繹繹分明即繹之中又欲其連屬不絕繹字不是前
後換拍處相連屬乃是一時衆音自相貫串也以成者
蓋云如此以成若一成則須有篇章次第咸備具奏方
是非但節奏之妙而已 初問曰以成者不謂樂之一
成謂如此方成箇樂方不失先王制樂本意 說文曰

言絲也
卷之八
四十一
釋引繒也即抽絲也如引繒之不斷抽絲之不亂也

儀封人請見

孔演圖曰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
制天下法 周生烈子云人者天之舌 孫淮海近語
曰天下無道久矣即孟子以其數則過以其時考之則
可之意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即孟子天欲平治天下舍
我其誰之意孔子見信於人孟子自信於已 石渠意
見謂木鐸乃徇於道路之物非得位設教者之所振者
也此說非是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
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此說為

是 金陵峇問澹園曰四書中知孔子者三其一儀封
人其二達巷黨人其三則太宰也太宰疑夫子之多能
非聖而子貢不知故孔子曰太宰知我乎達巷黨人以
大哉贊孔子贊得極當其曰博學而無所成名正見其
大乃孔子則不欲當之于射御中擇其一正以辭無名
之大也而其無所不通亦因可見矣儀封人一見孔子
便知為大聖人天特以覺世大任屬之故謂二三子曰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將者非將來乃將無之將天特以
夫子為木鐸以覺悟天下又何患于喪乎于時無所待
于位無所假夫子賢于堯舜正在此處三人智足以知

言終
夫子俱非子貢以下諸人所及
謂韶盡美矣

墨子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 文選班孟堅曰武稱未盡護有慙德 祭邕曰武周樂也護樂也舜禪而周代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耻於始伐也豈不然乎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 中玄問辨錄曰紹堯致治即是揖遜而有天下伐暴救民即是征誅而有天下乃在 舜者以紹堯致治為樂之美以征誅而有天下為樂之不善何所分別且舜之德性之也豈其所謂濬哲文明 允恭允塞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皆奏之於樂乎武王之德反之也豈其所謂丹床有箴盤孟几杖有銘者皆非矣之於樂乎然則何如曰樂也者象成者也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美者聲容之盛韶之與武嚴容田四皆盛也然韶則象其如何而攝位如何而納揆如何而辭讓如何而受終如何而命官致治如何而為九敘之歌九功之舞其氣象雍容廣大信有如天地之覆載者焉故曰盡善武則始而北出再成而滅

卷之八
四十三

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所謂總下山立發揚蹈厲夾振
駟伐盛威中國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皆昭著於
穀容之間視韶之氣象則不同甚矣故曰未盡善蓋所
以各象其成者如此止是言揖遜征誅非德之性反也
回不可以功言為盡美以德言為盡善也 孫淮海近
語曰夫子論韶武之樂所謂聞樂知德也美是成功之
象見於樂之文者善是成功之本所以為樂文之情者
即德也夫子非品論舜與武王是謂韶樂與武樂而二
聖不相掩之實亦自見矣

居上不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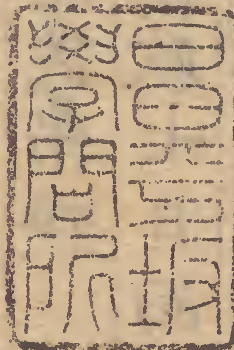
春秋繁露曰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
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
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 空同集曰居上不寬孔
子以為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
寬于良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 質言曰其何以觀只
是言大體既失末節何取注謂以何者而觀所行之得
失又添蛇足矣 了凡論語疏云吾何以觀之不是不
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但他本領已失更把甚麼去觀
他重在以字上

三

卷之八

四

不實限謝學



文政戊寅

乙

